

丰城遇险 祈祷北风

—

六月十五午时,王阳明的船来到南昌府境内的丰城县,离南昌城也就百儿八十里地。飘扬着“提督南赣等处地方军务都御史王”官旗的官船驶近丰城城西剑江驿站,早有驿卒报于驿丞翁荣,翁荣已迎候在码头边。船一泊岸,翁荣移步进入官船,在船舷瞭望的萧庾引着翁荣进入船舱。王阳明当过驿丞,对驿丞向来友好,在南赣剿匪战争中,他曾特意选调贬谪到广东的两位驿丞参加指挥剿匪战斗。

翁荣行礼毕,王阳明笑咪咪地问道:“翁驿丞,看你一脸惊慌,所为何事?”

翁荣躬身站在一边,答道:“回禀王中丞,省城生变,传闻宁藩反叛朝廷,已经杀害都御史孙中丞和许副宪,三司衙门各官被拘禁在王府。沿江南下的都是逃难的。如今丰城城里人心惶惶,下官尽管不安,也不敢擅离职守。”

王阳明闻言心中一惊,但他马上就镇定下来,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怎么应对?消息可靠不可靠?有了确切消息,才好随机应变。王阳明安慰翁荣道:“翁驿丞,你能临变不乱,足见忠于职守。你派人速去叫来丰城知县,就说本院有请。”

王阳明被翁荣请到了驿丞衙门稍事歇息,等待丰城县知县。丰城知县顾昺听说南赣巡抚王阳明到了丰城,他就像漂泊在大海中的落水人,看到了救命稻草。江西省三司衙门官员全军覆没,南昌府知府郑献早被朱宸濠诬陷关入大牢,这样的局面,把顾昺一个七品知县变成了没娘的孤儿。面对未知的命运,他真是有些迷茫。现在好了!王阳明是个能人,他剿匪连战连捷的事迹早就传遍了赣江沿岸。顾昺策马而来,到了驿丞衙门,滚鞍下马,疾步来见王阳明。

顾昺,南直隶吴县人,出身军籍,正德九年以四川蜀王府仪卫司的一个校尉身份考中进士,十二年底被分派到丰城做知县,还是个官场上的新手。见了王阳明顾昺热泪盈眶,哽咽着说道:“王中丞,您、您来了,就好了!”王阳明和颜悦色地说道:“顾县侯,不要怕!邪不压正,朝廷有上百万大军,天下多有像你一样的忠贞之士,岂能容一个藩王肆意横行!南赣数万久经沙场的精兵强将,顺流而下,也就十来天的时间。现在关键是摸清情况。你把了解的情况详细说一说。”

顾昺介绍完情况,最后说道:“王中丞,现在面临两个困境:一是叛军一旦南下,小小的丰城危若累卵,不堪一击;二是城里人心惶惶,穷富人家都在逃难。王中丞,下官盼着您给下官、给老百姓做主心骨!”

听了顾昺的介绍,王阳明安慰道:“顾县侯,朱宸濠的目标是南京,是北京,丰城离南昌虽然很近,并不是他的进攻目标。你目前的任务有三个,一是做好城防,不能有丝毫疏忽。做好城防,就不怕围城,就能坐以待援。二是沿江与县城四周,多竖兵旗,多张疑兵,迷惑叛军。三是稳定人心,对蛊惑人心者,决不能手软,切记,人心稳,则城防稳。本院奉命前往福建戡乱,虽然没有

南昌平叛的使命,但是本院负有提督军务的圣命,有朝廷授予的调集军队的令旗和令牌,对紧急贼情有便宜行事的职责。反叛朝廷,大逆不道,本院岂能坐视不管!只是丰城城内地方狭窄,不便于集兵,你先小心应对,本院一旦召集来军队,发第一支兵,必定是增援丰城,协助防守。顾县侯、翁驿丞,准备船只,本院马上南下,组建勤王军队。”

顾昺磕头请求道:“王中丞,下官盼着您来解救丰城合城性命呀!”

王阳明郑重应道:“顾县侯,本院答应你!”

二

王阳明的官船向南逆流而上。船行十五里,到黄土脑地界。一直在船尾警戒的龙光和萧庾向北望,看到满江飘扬着五色彩旗,隐约可以听到军人的呐喊声。两岸都是向南逃难的人流。从逃难的人流中,不时传来纷杂的吆喝声:“叛军追来了,快跑呀!”“别牵猪了,逃命要紧呀!”……岸边牵拉官船的纤夫一哄而散,官船在水流的冲击下,打横在江心,并缓缓地顺流向北滑去。

萧庾进入船舱,向王阳明禀报。

王阳明听后,沉吟着,看着雷济。雷济建议道:“王都堂,如今江西无主,您就是平叛的主心骨呀!江西不能没有您呀!”

龙光进来说道:“王都堂,远处河汉里有条渔船,还是条撑帆的渔船。我们换渔船吧。”

萧庾说道:“可惜渔船太小,坐不了几个人。”

龙光说道:“王都堂和夫人、公子先走吧,我们留下来再想办法。”

这时,夫人诸翠过来打听情况,站在旁边听大家说话。

王阳明问道:“小渔船到底能坐几个人?”

萧庾说道:“三五个人的样子!”

王阳明果断地说道:“萧庾和雷济跟本院先走。龙光、黄表陪夫人、公子和家人再想办法。”

诸翠取下舱壁上挂着的宝剑,擎在手里,对王阳明说道:“先生不必操心妾身,事急有宝剑在。只要先生能走!”

龙光说道:“王都堂只管走吧!小人一定拼死保护夫人和公子。”

王阳明看着诸翠,默默地点点头,对龙光说:“你们上岸,疏散到村子里去。”

几个人收拾起贵重行李,雷济拎着官印、令旗、令牌,匆匆弃船上岸,一溜儿小跑,来到靠在河汊边的小渔船跟前,一个三十多岁的渔夫正在岸边收拾渔网。

雷济说道:“船家,快送我们去樟树镇,船钱你要多少给多少。”

渔夫打量过三个人后,手搭凉棚往远处眺望,然后,他把一只巴掌搭在耳朵边,仔细地聆听,然后道:“官家,再多的船钱买不来一条贱命。这里都听说了,南昌城里王爷反朝了,见人就杀,你们没看见吗,我鱼都不打了,你听听,你看看,王爷的军队马上就要杀过来了。你们拉船的都跑光了,我这也要跑呀!要找船,你们去别处吧!”

渔夫说着,忙着自己手里的

活计。

雷济四下里看看,哪里还有船的影子,只有那艘正顺着水流往北荡去的官船。雷济央求道:“船家,这里再没有别的船了。”

渔夫头也不抬说道:“等嘛!赣江里从来不缺船。”

萧庾一直在一旁护卫着王阳明,他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,边听着对话。这时他走近前来,硬声问道:“你去还是不去吧?一句话,痛快些!”

渔夫收拾完渔网,一步跨上小船,随口应道:“不去!”说着就要离岸。

萧庾掣出宝剑,一步跳到船上,站稳身子,把宝剑架到了渔夫的脖子上,问道:“最后问你,去还是不去?”

渔夫硬着脖子,迸出两个字:“不去!”

萧庾手腕一抖,宝剑上提,渔夫的一只耳朵掉了下来。萧庾再问:“去不去?”

渔夫一手捂住淌血的耳根,嗫嚅道:“官家,这么冲的南风,你就是杀了我,船也走不了。”

王阳明一直站在岸边默默地看着这场交涉。这时他面南而站,迎着呼呼的南风,心中默念道:“苍天神灵,如果怜悯江西省数百万生灵,允许我王守仁忠心报国,剿灭反贼,匡扶社稷,就请调转北风,送我南下!”王阳明默念完毕,风向突然之间变了,呼呼的北风吹得雷济身子一摇,雷济身上的袍襟带子一下子转向南飞扬。雷济对着河汉里飒飒地向南倒伏的芦苇,欢喜道:“王都堂,风向变了,转北风了!转北风了!”

萧庾提着宝剑,指着渔夫,厉声说道:“北风!走不走?”

渔夫哆嗦着:“走走!天意让去,小人不敢不去!”

已经黄昏了,萧庾接扶王阳明、雷济上船,渔夫扯起风帆,向着樟树镇方向前行。

三

黄土脑离樟树镇二十四里。撑帆的渔船小且风急,不消半个时辰,王阳明、雷济、萧庾就到了樟树镇。樟树镇,是临江府地界。此时,虽有十五的月色,叛军的追兵也不敢冒险深入。萧庾眼耳并用,仔细分辨,确认已经摆脱了追兵,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雷济重金打发了少了一只耳朵的船家。

樟树镇是个大码头,商业繁华,这里还有袁州卫军的运粮码头和造船厂。雷济拿出兵部公文,协调到一艘官船,乘着夜色向着四十里外的临江府城航行。

当夜,离临江府城很远,他们就被巡江的临江府哨船发现,被直接领路通过水门进入临江城。知府戴德孺兴奋地来迎王阳明一行。

“中丞大人王公值此危难之际驾临临江,无异于给临江城送来了一颗定心丸。王中丞,一时仓促,察院行台来不及打扫,不如您到府公馆将就一晚,如何?”

王阳明一路逃难,现只觉疲乏难支,便道:“戴府台,府公馆很好!”

一行人来到府公馆,戴德孺坐等王阳明洗漱吃饭。吃饭的间隙,心急的戴德孺说道:“王中丞,如今宁藩反叛,江西无主,下官虽有勤王之心,无奈官卑言轻。纵使我一府之力,对于蓄

谋已久的叛王,也是杯水车薪。下官揣测,江西十三府,除了南昌,各府执事人都是这样想的。十三府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功高望重的领头人。王中丞,下官请求您留城调度,高举义旗!不知王公意下如何?”

王阳明简单吃罢饭,漱了漱口,这才打量起戴德孺。只见戴德孺年近不惑,身子稍稍有些发福,一张白净的圆脸,蓄有小胡子。临江向来富庶,这几年这里很平静,所辖只有四个县,地界不大,需要知府发愁操心的事情不多,戴德孺这知府当得简直像休假。王阳明在南赣剿匪时,为三省围剿选调领兵官,调阅过十三府衙门各主官的履历,因此知道戴德孺的情况:与自己是浙江老乡,台州临海人,弘治十八年进士,在工部员外郎任上到芜湖税关监税,因操行清廉,升任临江知府。王阳明一脸严肃地对戴德孺说:“朝廷还不知江西的实情。但是,任谁面对乱臣贼子,都不会袖手旁观。就职责来说,本院虽然只负责提督南赣等处地方军务,但是路遭变乱,岂能坐视百姓遭难!好在本院持有朝廷的令旗令牌,有便宜处置紧急贼情的圣谕。戴府台,临江府城防情况如何?兵力如何?”

戴德孺道:“正德六年临江城墙被瑞州华林山贼攻破后,土墙改筑砖包墙,周长十里余,高一丈四;护城壕宽一丈五、深一丈,城门十座。全城精兵五百九十八人,由一位同知督领;每座城门守兵三十五人,巡河哨船五艘,每船兵士十人。各县有各县的保甲民兵。南昌反叛消息传来后,敝府立即采取了戒严措施。”

王阳明听了戴德孺的介绍,心里有了清晰的决定,早在丰城剑江驿站向顾昺了解情况时,他就盘算着平叛兴兵大本营的选址,他首先想到了吉安,这与他在庐陵当过知县熟悉吉安有关系。听了戴德孺的介绍,与临江相比,吉安的城墙雄壮坚固,临江城墙高一丈四,吉安高两丈五,厚达一丈;吉安有兵,不说民兵,千户所就有三个,分别是吉安所、安福所、永新所,此外还有赣州卫设置在龙泉的一个百户所。临江呢,境内没有卫所,西邻的袁州卫,实际操练的军人只有三百二十七人,其他一千三百人是往淮安运粮的运军。这些资料,在为三省围剿选调兵力时,王阳明已经了然于胸。除此之外,吉安下辖九个县,人力物力较为宽裕。还有,谋略筹划和领兵打仗,吉安知府伍文定,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。更关键的一点,临江离南昌太近,筹集调度难以从容。王阳明心思已定,便对戴德孺说道:“戴府台忠心勤王,本职也要忠义勤王,我们是同仇敌忾。正如戴府台所说,宁藩蓄谋已久,正凶极恶,仅有我们临江和南赣现有兵力是不够的,而且现有兵力也需要一个集结的时间;要共纾国难,有必要约会邻近的湖广、广东、福建兵力,这都需要时间;还要尽快通报南直隶和南京,让他们做好防备,更要上报朝廷,让朝廷早早遣将发兵,这都需要时间。临江离南昌太近,要从容筹划,还是吉安最为合适。”

节选自《王阳明：学做圣贤·龙场悟道·我心良知》



王阳明：
学做圣贤·龙场悟道·我心良知

作者：王程强
出版社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6年10月

编辑推荐词：

王阳明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，跟所有时代普通人的成长经历一样，年轻时他也曾离经叛道、行事乖张，但是出于对儒家人格的追求，让他从小县城走了出来，读书，进学，仕宦……也曾廷杖受辱，在监狱里度过了好多时光，最后终于东山再起，剿匪平乱，威震八方，成就了一世功名。他与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，在受尽屈辱、备尝艰辛的谪宦期间，并没有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，依然吟诗、唱歌、弹琴，最后大彻大悟，横空创立了阳明心学。

本书立足于史实，通过人物、事件、情节、细节的设计与构思，塑造出王阳明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。